

世界大师散文坊

爱默生

〔美〕

陈静  
——译

你的善良  
必须有点  
锋利

Ralph Waldo Emerson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精美译文 精致插图 经典悦读

你的善良  
必须有点锋利

{美}

爱默生

陈静——译

Ralph Waldo Emerson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你的善良必须有点锋利 / (美) 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 (Ralph Waldo Emerson) 著; 陈静译.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1  
(世界大师散文坊)  
ISBN 978-7-5399-9982-1

I. ①你… II. ①拉… ②陈… III. ①散文集—美国—现代 IV. ①I712.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46246 号

书 名 你的善良必须有点锋利

---

著 者 (美) 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

译 者 陈 静

责任编辑 汪 旭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江苏凤凰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7.5

字 数 187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9982-1

定 价 39.00 元

---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大千世界绮丽多姿，  
九九曲折妙不可言，  
尽管困惑观者无法参透，  
疲惫的心脏有何秘密，  
你的心脏却随大自然一同跃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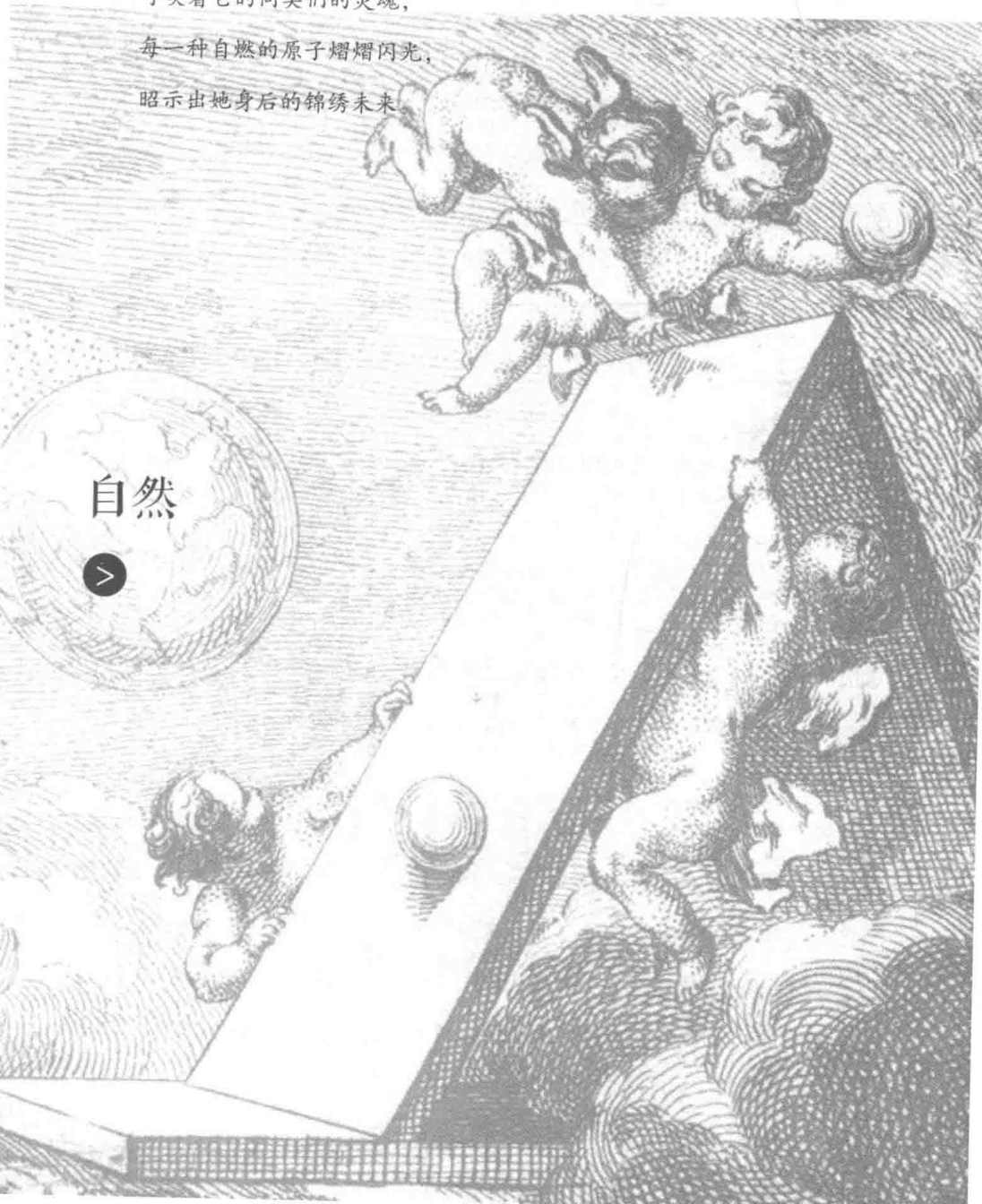


## 目 录

- 自然◎001  
美◎023  
力量◎033  
文化◎055  
礼仪◎083  
礼物◎115  
性格◎123  
崇拜◎143  
伟人◎175  
神秘主义者◎199

从东到西一切明澈清晰，  
潜伏于每一种形体下的精神，  
呼唤着它的同类们的灵魂，  
每一种自燃的原子熠熠闪光，  
昭示出她身后的锦绣未来。

自然



在这个气候区，一年四季中几乎总有那么几天，空气、星辰、大地完美融合，就如大自然纵容她的孩子一般，万物都臻于完美。荒凉的高原，我们沐浴着佛罗里达和古巴的阳光，无需再求幸福之地。芸芸众生，皆流露满意之色。牛群亦卧而沉思，宁静美好。纯粹的十月天气，我们称之为“小阳春”，此时寻觅那平安幸福，把握更大。连绵的山丘、温暖广阔的田野以及无尽的白昼在此沉眠。它们享尽明媚阳光，不再叹惜生命短长。荒凉之野不再寂寥。立于森林之门，世故之人不由惊叹：评估城市中伟大与渺小、睿智与愚蠢，都已毫无意义。进入这里，卸下肩头习俗的包袱。自然的圣洁使宗教相形见绌，自然的真实使英雄黯然失色。在这儿，我们发现任何东西都无法同大自然相映争辉。自然如同神明，审判每一个接近的人。爬出狭窄拥挤的房舍，走进黑夜与白昼，瞻仰日夜拥抱我们的崇高之美。多么想逃离啊！逃离那无用的栅栏、逃离世故阴谋、逃离怯懦顾虑、逃离无法亲近自然的悲哀。森林散发着柔和的光，如不曾消逝的清晨般壮丽雄伟，令人心情激荡。古老的魔法渐渐生效，松树、铁杉和橡树的树干散发出了闪烁的光芒。无言的树木开始说服我们放弃那些以庄重为名的琐碎，与之一起生活。在这里，神圣的天空之上，永恒的岁月之中，再无历史、教堂和国家的立足之地。走进展开的风景，为崭新的画卷所倾倒，为接踵而至的思绪所吸引，你会无比轻松惬意，以致将思索置于脑海之外，任面前不可抗拒之美清除一切记忆，心满意足地随自然而去。

魔力似有药物的效力，清醒头脑、治愈身心。简单的快乐，亲切而又自然。我们回归本源，无视迂腐的学校教导，与物质相交。我们不曾与之分离，且深深眷恋其本源，就如水缓解饥渴，大地托起身躯，石块装点视野。物质是坚韧的水，物质是冰凉的火，物质维系了健康。物质同我们同源，似故人，似密友，似手足，它真诚地走来，打断我们同陌生人虚伪的闲谈，与我们亲密交流，使我们羞愧于

之前的胡言乱语。城市没有给人类的感官提供足够的空间。日日夜夜,走出城市,去寻觅更为广阔的空间,以饱眼福,就如我们需要水来沐浴一般。自然的影响,强弱不一。小到分隔之力,大到给予想象力和心灵的帮助。自然,泉中打起的一桶清冷之水;自然,驱散凉意、给人安慰的火堆;自然,秋日与正午崇高的寓意。依偎于自然的怀抱,如寄生虫般靠自然的谷物和根茎生存。日月星辰播洒光芒,唤我们至幽静之处,预言遥远的未来。蔚蓝的天顶,浪漫与现实相交。我思忖,如果将我们送往梦想的天堂,与加百列<sup>①</sup>和尤利尔<sup>②</sup>交谈,那么天堂将成为我们的家园。

岁月似乎并不是特别粗俗平凡的,因为我们在其间已经留意到一些自然景物。悄然而落的雪花,片片晶莹完美;雨雪纷纷,扫过茫茫水面和平原;田野里麦浪滚滚,一望无际的茜草波浪起伏;无数的小花在眼前泛起阵阵白色的涟漪;林木花草倒映在平滑如镜的湖水中;悦耳动听的缠绵南风把树木都吹成了竖琴;炉火中的铁杉和松枝噼啪作响,火光四射,把起居室的四下照得通亮——这些就是最古老的宗教的音乐和图画。我的房子建在低地,临近村庄的边缘,所以视野有限。但只要我和友人来到小河之滨,船桨轻轻一划,我就可以远离村里的政治活动和各色人物。没错,把这些东西全抛在脑后,进入晚霞和月光的温柔国度。月色皎洁而明亮,那些满身污迹的人几乎无法入内。我们全身都渗透了这种难以置信的美,我们把双手浸泡在这瑰丽动人的景色中,我们的眼睛陶醉在这片缤纷的光与影之中。这是一段假期、一种乡村生活、一场宫廷盛宴,这是最令人骄傲的、最令人欣喜的节日,勇气与美丽、权利与品位点缀丰富了这段美好的时光,它

---

① 加百列, 宗教经典《圣经》人物之一。为大天使长。

② 尤利尔, 宗教经典《圣经》人物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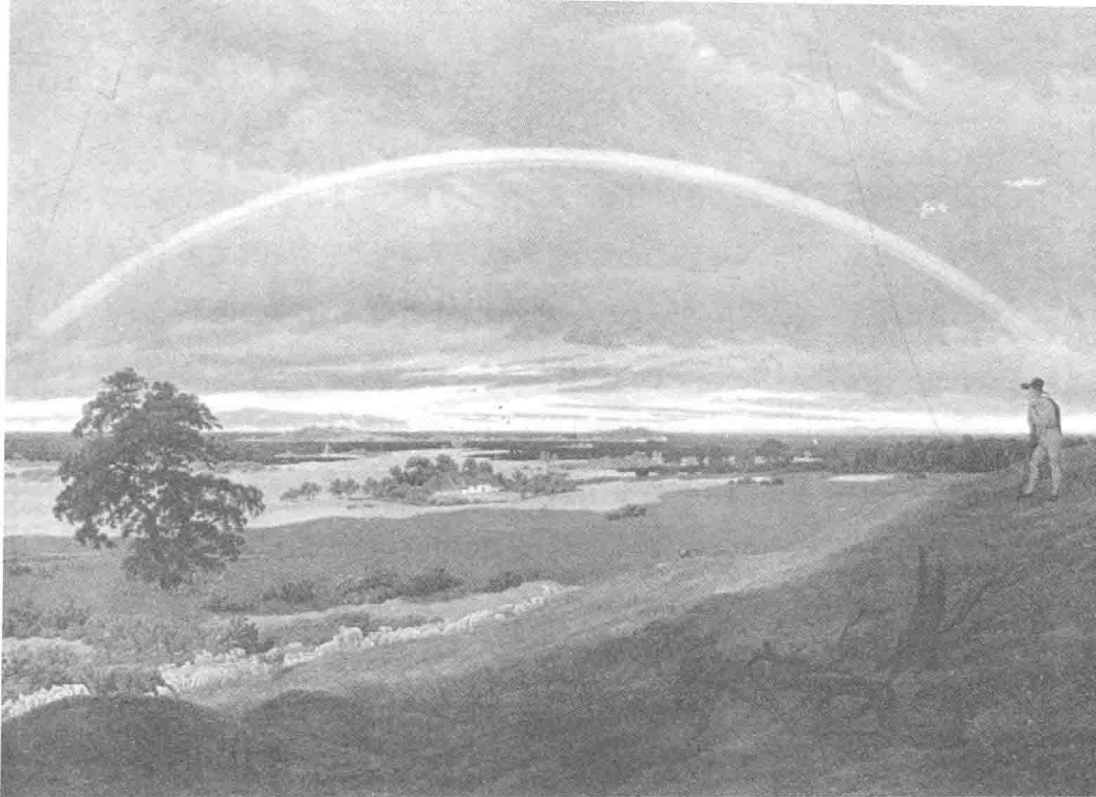


会立刻在这里安家落户。美丽的晚霞，隐隐若现的星斗，不时悄悄地在天边闪烁，它们昭示着那种节日的到来。我这才了解我们可怜的创造力和城镇宫殿的丑陋。艺术和奢华早就得知，它们必须继承并升华这种原始的美丽。我迷途知返，这才恍然大悟。从今以后，我将很难被取悦。我不会回去玩那些童年的玩具，因为现在我已经变得老练成熟，我的生活也变得奢侈浮华了。如果没有雍容华贵的东西，我将无法继续生存。但是，我的宴会长必须是一位乡民，他应当见多识广。谁了解土地、流水、草木、天空蕴藏着什么样的美味和美德，并能弄到这些诱人的东西，谁就是富有而忠诚的人。主宰世界的人只有把大自然召来做他们的助手，才能达到辉煌的顶峰。这便是他们的空中花园、乡间别墅、花园洋房、岛屿、园林和禁猎区的意义所在——这些强大的附属品可以弥补他们不完善的人格。因此，人们对于拥有这些危险的附属品的国家产生强烈的兴趣，这是不足为奇的。这些东西有贿赂和招引的作用，暴露了那些秘密约定的不是国王、宫殿，也不是男人、女人，而是这些柔情万千、满腹诗情的明星。我们听过富人的言辞，也听过他的别墅、果园、美酒和公司，但是，挑逗引诱的刺激来自于这些诱人的明星。在他们温情脉脉的目光中，我看到了人们在凡尔赛、帕福斯和泰西封努力追求的事物。的确，是地平线上的道道魔光和当做背景的蓝天，拯救了我们所有的艺术作品。没有它们，这些作品只不过是华而不实的小玩意儿。当富人指责穷人奴颜婢膝时，他们应该想一想，那些所谓的自然主宰者对于富于想象的人们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啊！如果富人都像穷人所想象的那样富有，那该多好啊！一个小男孩在晚上听见田野里的军乐队演奏，此时，一个个国王、王后、大名鼎鼎的骑士就会浮现在他眼前。他在一个丘陵地带，比如在诺奇山，听到号角的阵阵回响，这回声能把整座山变成一把风弦琴。这种超自然的奏鸣把他带回了多利安神话人物、阿波罗、戴安娜等男女猎神的时代。小小的乐符是如此轻盈、

如此优美而超然！对于贫穷的青年诗人来说，他眼中的社会就是这般难以置信。他忠心耿耿，景仰富人，富人因为他的想象力而变得富有。如果他们不富有，他不知道自己会穷到什么地步！富人们有篱墙高筑的小树林，他们称之为花园；他们的客厅比他去过的客厅都要大，装潢也更加讲究；他们出入乘坐的是四轮马车；他们只与名人雅士结伴；他们会去海滨胜地和远方的城市度假……凡此种种，这些就是诗人用于描绘富人浪漫生活的基础材料，而这些富人真正拥有的财产只不过是棚屋和围场。缪斯背叛了她自己的儿子，她用天空、云彩和路边森林里折射出来的光芒来增强那富贵美丽的天赋。那是一种高贵的恩赐，好像贵族之神对贵族的恩赐，那是一位自然界的贵族，天国的贵族。

轻而易举地创造了伊甸园和潭碧谷的道德情感可能并不常见，而物质风景则比比皆是。我们无需游览莫科湖或马德拉群岛就能找到这些迷人的风景。我们赞美当地的风光时会有所夸大。每个风景的惊人之处无非是天地相连，这种风景无论是从阿里根尼山山顶还是从第一座小丘上都能看到。夜空的繁星俯视着棕褐色、简陋至极的公地，它们在坎帕尼亚平原与埃及大理石沙漠上撒下了了的神圣光辉。书卷的云彩、晨光和夜色将为枫树和赤杨平添姿色。不同风景之间的差异很小，但观赏风景的人却千差万别。每处风景必须展示出自己的美丽风采，没有哪个风景比这一点更绝妙了。就算裸体，大自然也不会感到惊讶，因为美丽无处不在。

但是，这个被学者们称为“被动的自然”的话题，很容易使读者产生过多的共鸣感。谈到这个问题时，难免不夸大其辞，这与在人群中引出所谓的“宗教”话题一样容易。不对某些琐碎的必要性做出辩解，一个敏感的人是不会让自己沉迷在这种东西上的。他会去看林地，去瞧庄稼，去远方采回一株植物或矿石，或者肩扛一把猎枪或一支鱼竿。我想，做这种丢脸的事一定有充分的理由。大自然



里浅尝辄止的作风是毫无裨益的。田野中的花花公子与百老汇的纨绔子弟是一丘之貉。人们生来就是猎人，总喜欢探求森林知识。我认为，为伐木工人和印第安人提供参考的地名词典应该摆放在最奢华的客厅里，用它来代替书店里所有的“花环”和“花神的花冠”。然而，通常情况下，无论我们是因为太笨拙而无法讨论如此微妙的话题，还是出于其他什么原因，只要人们一写大自然，就开始使用华丽的辞藻。轻浮是祭献给潘神最不恰当的礼物。在神话中，潘神本应该被描写为众神中最有节制的一个。这个时代十分推崇谨言慎行的作风，因而我不会表现得太轻浮，但我不能放弃时常回归这个古老话题的权利。现在有太多虚伪的教会在颂扬真正的宗教。文学、诗歌、科学是人对这个未知的秘密所表示的敬意。对于这个秘密，任何神智健全的人都不会装出漠不关心或无动于衷的样子。大自然为我们的精华所热爱。它被敬为上帝之城，尽管，或者更确切地说，

这是因为里面没有公民。落日与落日之下的任何事物都没有相似之处，它渴望人类。大自然的美丽看起来总是虚无缥缈的，除非这一景致中出现与它一样美好的人的形象。如果有所谓完美的人，那么就不会有对大自然的迷恋了。如果国王坐在宫殿里，没有人会环顾四面的墙壁；如果国王离开了，宫殿里到处是侍从和观望者。这时我们才会转身背过众人，从画像和建筑中寻找伟人，寻求解脱。有些批评家抱怨说，把自然美与我们要做的事分离开来是一种病态。他们肯定认为，我们对如画风景的寻觅与我们对虚伪社会的反抗无疑是密不可分的。人类已经堕落了，大自然还挺立着，它就像一支示差温度计，检测人类是否有神圣的情操。由于我们的迟钝和自私，我们仰慕自然，但当我们改过自新之后，自然将仰慕我们。我们凝视着泡沫四溅的小溪，心中充满悔意。加入让自己的生命充满正确力量的大自然，我们就会使小溪自惭形秽了。热情的溪流能闪现出真正的火光，而不是日月的反射光。大自然或许和贸易一样，可以对之进行出于私利的研究。对于自私的人来说，天文学就是占星术，心理学就是催眠术（目的在于找出我们的调羹去哪了），解剖生理学就是手相术和骨相术。

我们要及时地引以为戒，不去讨论关于这个话题的过多内容。让我们不要再忘记对“高效自然”或“能动的自然”“快速的起因”表示我们的敬意，因为在它面前，一切个体像风中的雪花那样逃逸。它本身是隐秘的，而它的作品在它面前推挤如山（就像古人用牧羊人普罗透斯来代表大自然一样），纷然陈杂，莫可名状。它反映在各种生物身上，由微粒、针状体经过一再的变形最后转化成了完美的对称体，达到了至臻的状态。地球上白晃晃、光秃秃、极度寒冷的两极地区与草木繁盛、硕果累累的热带气候区的差别，就在于那一点的热量、一点点的运动。由于无限时间与无限空间这两个主要条件的作用，所有的变化都是在和平、安定的状态下进行的。地质学把自然的世俗特性传授给我们，让我们抛弃古板

的教学方法,教我们用她的自由奔放的风格取代摩西和托勒密式的体系。因为缺乏眼力,我们不能正确理解任何事。现在我们明白,石头先成型,随后又粉碎,然后最早的地衣把最薄的外层分解成土壤。这之后会敞开大门,欢迎远道而来的植物、动物、果物女神和果树女神。在这一切发生以前,一定有无数个地质纪在耐心的循环交替。三叶虫何其久远!四足动物何其久远!人类也是久远得不可思议!一切都适时而至,然后人类开始一代一代地向下繁衍。从花岗岩到牡蛎,路途迢迢。从牡蛎再到柏拉图和灵魂不朽说,更是漫长无比。然而一切一定会到来,就像第一个原子有两面那样确定无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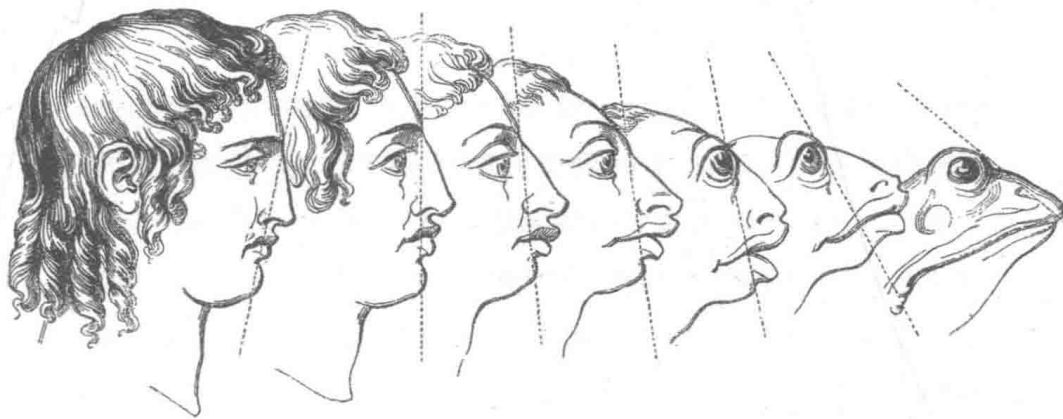
运动和变化,同一和静止,这是大自然的两个秘密。自然的全部法典可以誊写在拇指指甲上,或戒指的小印章上。小溪上回旋的泡沫让我们了解了天空力学的秘密。每个沙滩上的贝壳都是打开这秘密的钥匙。转动杯中的少许水,我们就能了解结构简单的贝壳的构造。但是,物质年复一年的积累、增加,最终达到了最复杂的形式。然而,尽管身手不凡,大自然还是很贫穷。从宇宙的开端直至终结,在这整个过程中,它只应用了一种材料,这种材料可以产生两个结果,可以为她提供一切梦幻般的各种各样的事物。无论她如何调配,无论调配出的是星星、沙子、火、水、树木还是人类,它还是一种材料,会表现出同样的特性。

自然是始终如一的,尽管她会佯装违背自己的法则。她遵守自己的法则,有时似乎会超越这些法则。她会武装一个动物,让它能找到自己在地球上栖息的场所。而与此同时,她也会武装另一个动物,让它去摧毁这个场所。空间的存在就是为了分离不同的生物。然而,给鸟类的两翅插上几片羽毛,鸟类几乎就可以做到无所不在了。方向始终是向前的,艺术家却仍要回过头来寻找素材。他要在最发达的阶段重新寻找第一要素,否则,一切都会走向灭亡。如果观察一下大自然的工作流程,我们似乎能瞥见一个逐渐演变的体系。植物是世界的年轻一



代,是充满健康与活力的人,它们永远在向上探索,朝着意识的方向发展。树木是有瑕疵的人,它们的根系总是牢牢地扎在地下,似乎它们总是因为这种囚禁而叹息不已。动物是高级物种中的新手和实习生。人类尽管很年轻,但由于已经从思想之杯里品尝到了第一滴美味,所以他已经变得放荡堕落了。枫树和蕨草依然是纯洁质朴的,但一旦它们产生了意识,它们也会诅咒谩骂的。花朵仅仅属于青年人,因而,我们成年人很快就会感到,它们美丽的后代与我们无关。我们韶华已逝,现在就让他们迎接自己美丽的未来吧。鲜花抛弃了我们,最后我们成了一群老光棍,那满腹的柔情蜜意,只会显得荒唐可笑。

事物之间是息息相关的,因此,用眼睛细心观察一种事物,就可以预测另一种事物的结构和特性。如果我们能认真观察,那么,城墙上一块石头就能向我们证明人类存在的必要性,这就像证明城市存在的必要性一样容易。那种同一性使我们成为一个整体,也使我们通常的巨大差异完全消失。我们常谈论背离自然生活的种种行为,好像人造生命有什么不自然似的。宫殿凤阁里最圆滑的卷发朝臣有一种动物的天性,他像北极熊一样粗鲁野蛮,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无所不用其极,在香水和情书之间,与喜马拉雅山脉和地轴直接相连。如果我们想想自己有多少是属于大自然的,我们就不必迷信于城镇——好像那伟大而仁慈



的力量在那没有找到我们的踪迹，没有建造起座座城市一样。大自然既然创造了泥瓦匠，自然也会造出房屋。我们可能很容易就能听到太多有关乡村产生的影响。自然物闲散自由的样子让我们这些急躁愤怒、面红耳赤的生物嫉妒不已。于是我们认为，如果我们露宿野外、以根茎为食，那我们肯定会和他们一样崇高。但是，我们还是做人吧，不要做土拨鼠。这样，橡树和榆树就会心甘情愿地为我们服务，尽管我们坐的是丝绸地毯上的象牙椅。

这个统领一切的同一体贯穿于事物一切的出人意料和尖锐对比之中，它也是每条法则的特征。人类把整个世界装在脑子里，所有天文学和化学都悬浮在一个思想之中。因为自然的历史已经铭刻在他脑中，所以他就成了大自然的秘密的预言者和揭发者。自然科学里每个已知的事实在得到证实以前就已经被某些人预见到了。一个人如果不承认可以束缚万里之外事物的自然法则，他是不会去系鞋带的。月亮、植物、气体、晶体，这些都是具体的几何形状和数字。常识能认出自己的作品，在化学实验里第一眼就能认出那些事实。富兰克林、道尔顿、戴维和布莱克拥有的常识，就是用来作出那些安排的那种常识，这种安排它现在才发觉。

如果同一性表现了有组织的静止，那么其反作用也会进入组织。天文学家



说：“给我们一些物质和一点运动，我们就能建造宇宙。我们仅有物质是不够的，必须还得有一股推动力，一种发动物质、使离心力和向心力彼此协调的推动力。”一旦把球从手中投掷出去，我们就能展示这一巨大力量的发展过程。玄学家说：“这是一个毫无道理的假设，这种假设只会招来更多的问题。了解推测的起源和过程，你们就不会占上风了吗？”与此同时，大自然没有等待这场辩论得出结果，她不管对错是非，先给这个球一个推力，让它开始滚动。这不是什么大事，只不过就是轻轻推了一下，但天文学家极为重视这件事。这也是理所应当的，因为这个行动产生的结果是无穷无尽的。这次著名的原始一推，波及到了体系内的一切球体、每个球体中的每个原子、所有的生物物种，以及每个个体的历史和表现因此也得以在这些事物中传播开来。在事物发展的进程中，难免没有夸张夸大的时候。自然把生物和人类送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难免不会在他们身上多加上一点自己的特性。有了星球，还必须加上一点推动力。因此，大自然会为每个生物在其各自的发展轨道上添上一点强烈的方向性，那是使它们进入运行轨道的推动力。每次宽容一点，多给予一点。如果没有电，空气就会腐败；没有男人和女人所具有的这种强烈的方向性，没有一点偏执癫狂，就没有兴奋和效率。我们为了射中靶心，瞄准时会略高于靶心。每个行动或多或少都会有夸大的成分。有时我们会碰到某个忧郁的、眼尖的人，他看到比赛进行得不光明正大，就拒绝比赛，但最后还是说穿了比赛的秘密：那又怎样？鸟飞了吗？哦不，机警的自然又派来了一队更加健硕的贵族青年，它过度地引导他们紧盯自己的目标，使他们死心塌地地坚持自己最正确的方向。于是，这场比赛又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又要持续一两代的时间。胡打乱闹的孩子几乎没有什么判断力，每个景象、每个声音都能左右他们的感官。他们没有任何比较、权衡自己感觉的能力，他们会让自己听命于一声口哨、一张画片、一个领头的骑兵甚或是一只俗气的小狗。他们